

编辑 李昊 校对 刘桂珍

电话 56568225 Email:zzrbzf@163.com

小小说

婆母娘也是娘

曹世忠

娘！娘！

人没进门，荷花那大嗓门就先进了门。没人答应。厨房里锅还在火上搁着，冒着热气。门开着，娘会到哪里去了呢？

荷花正要去问对门的二婶，娘从隔间里出来了。她眼泡儿虚虚的，红红的，脸上有湿润的痕迹。

你不是说有点忙，这个月没工夫来吗？咋又来了？娘问。

到这来看看你，想你呗。

来呗，跟我说说话。娘笑了，只是那笑容像是挤出来的。

娘，你的眼咋了？

灰尘掉眼里了。

娘，咱住佳哩？佳佳是荷花的小侄女。

走了。

住哪走了？

她婆家。

俺嫂子呢？

也走了。

问一句，娘答一句。平时见荷花来她总是问问这，问问那，今儿咋这样不高兴？

整天洗洗涮涮，扫扫抹抹的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走了你清闲一些，还不中？荷花说。

娘更不高兴了，嘴角抖动了一下，问，荷花，你来咱家咋不带孩子？

上学去了。

娘有点诧异，今儿是星期天，去学校干啥？老师又没在学校。

荷花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掩饰说，娘，英子到市里参加演讲比赛了。

中，中，现在看她是个好闺女，将来出了门不知道啥样。要是她胡搅蛮缠，就够婆子喝一壶（倒霉）！娘的话就像一把蒺藜撒在荷花脖子里，浑身上下不是滋味……

荷花是和婆母娘闹得天昏地暗后才到娘家的。本来，荷花这次想在娘家住上十天半月，或者再长一点时间，见娘心事重重，心里就堵得慌，就没了主张。住不住呢？

她还不想好，这时，手机响了。

是圆通快递。让荷花快去把邮件给取回来。五天前，她从网上给娘买了一个电动的揉背机，只用脖子上一按就行了，很方便的。还买了奶粉、茶叶、虎骨酒。娘老了，得让她享受享受，也尽自己的一份心意。

死闺女，吃了猫肉似的，慌啥慌？荷花走出门，迎面和隔壁的三嫂撞了一个满怀。走，到我家坐坐。感情难却。在娘家时荷花就和三嫂打得火热，俩人寒暄了不几句，三嫂就扯上正题，花，好好劝劝俺婶儿，她刚强，有话闷在心里不说，这心脏病，可是见不得气！

原来，嫂子上个月提出来自己单独过，要娘搬出去。就一处庄子，往哪里挪呀？娘说，等弟弟把钱攒够了，到明年盖好房再搬。嫂子一赌气，干脆带上孩子走娘家去了，还说过不成就离婚。

娘嫌丢人，整天不出门，都五天了一直在家闷着。

巧了。嫂子和娘闹的别扭咋和自己差不多？俺娘受不了，婆母娘就受得了吗？

荷花正想着，三嫂开口了，你说恁嫂子要脸不要脸？看见她娘高接远送的，又是买这又是买那；看见俺婶儿就跟仇人一样，黑一眼白一眼的。难道她娘是娘，婆母娘就不是娘了？……

荷花回到自己家，见到婆母娘笑着说，妈，我那是气话。往后，咱娘俩不管饥荒穷富都一起过！之后便扫地，帮着做饭。公爹一脸困惑，一脸笑容。晚上，对老伴说，老婆子，这日头咋从西边出来了？

宿舍内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小秋，一个叫蓝蓝。蓝蓝是个大嘴巴，小秋没心没肺大大咧咧，她们知道的话，保不准无心地说漏了嘴。

“好！”许爱点头。

二人不再说话，宿舍静静的。

天彻底黑下来时，宿舍门外一阵说笑声，然后，门被推开，小秋和蓝蓝提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。

二人刚一进来，便对着两张床大喊，“两只懒猪，起床啦！”许爱翻了个白眼，还没睡，起什么床？再说她哪天懒了？

“噢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一个个跟僵尸一样！”小秋将包甩在写字台上，伸手一指小雯，“你一看就是刚哭过，和何涛吵架了？”然后回头一指许爱，“买了面包，火腿肠又没回家？又帮你家林深打工了？”

“一张臭嘴巴！”许爱坐起身，尽量让自己和平常一样，盯着她们的购物袋，“两位施主都买了什么好吃的？我还没吃饭呢，施舍点儿给小的呗！”

随笔

厨子老师

赵华伟

有人吃，就得有人做，做得多了，技巧自生，这样的人在我们那里就被称为“厨子老师”。乡村里并不缺少宴席，虽然算不上盛大，可也不能说寒酸，数十道村菜轮流上，大碗酒大块肉可劲灌，厨子开心地望着，一份无比满足的成就感，就写在他们黝黑的面皮上。

村菜并不好做，只有熟知人们脾味的厨子，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村菜。村宴长年不断，上过桌的人遍地都是，菜的味道只要牙一打，就知道人入不肺腑。最考验厨子功底的一道名为“梳子背”的荤菜，其实就是一碗切得跟梳子背厚薄相似的五花肉。这道菜难在工艺上，肉切得太薄，会丧失嚼头，吃桌的人不喜欢；切得太厚，又不易入味，吃不出特有的香味来；蒸得太久容易糟，用筷子夹不起来，总不能拿手抓吧；火候不到又塞牙，嚼起来费劲。“鸡子、鱼、大肉皮”是村宴的三道主菜，大肉皮指的就是这碗“梳子背”，多在最后上，是对整桌宴席的总结，因此，一场席面的成败，就寄托在了一道菜上。要想做出地道的“梳子背”，只能选用本地的黑土猪，刮毛时先往皮下充气，等到猪身子膨胀得犹如气球，才能起刮，且不可伤及肉皮；分割完毕后先上调料，蒜不能少，但不切，葱要多，只取葱白，芫荽适量用来增香；装碗以劈柴火蒸上两个钟头，出锅后

直接上桌，不等不看，图的就是个热吃。“梳子背”体现了香甜、柔韧、实在的乡村口感，这也是大部分村菜的主要特点，更是乡土村民性格的写照，好厨子不能只会做菜，还要懂得观察生活。

村菜难学，光是切丝和削片两项，就得用掉几亩地的萝卜，切成的丝要能穿针鼻，削出的片要能蒙灯笼，更不用说煎、炸、烹、煮这些动火的工艺了。费工夫，报酬却不高，年轻人不愿接班，村菜只能依靠家传，延续至今，乡村里能出全桌的厨子只剩下五六人。洋气的人家摆“整桌”喜欢去饭店，不动腿只动嘴，省去了不少麻烦；守旧的人家依然爱出村宴，要的就是这份热乎劲。凡是摆“整桌”的人家，要先与厨子打好招呼，厨子会根据宴席的类别和规模开出清单，主家按图索骥，准备好食材就行了。如果桌少，比如过寿、上梁，还愿这些小顶礼俗，厨子基本不收费，拿包“喜果”或讨条毛巾即可，乡村社会的人情味就体现在这里；若是满席，比如婚宴、丧宴等大礼俗，一般是按桌收费，价格也很公道。料理村菜是一门手艺，人们评价宴席的成败，不看菜料，只看功夫，哪怕只是萝卜、豆腐这样的家常菜，只要做得对味，也能赢得赞许。

“摆整桌”是乡村里的大喜，一家开宴，全村沾光，那些飘逸的香味、欢快的笑声、委婉的问候，将

乡邻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述说得备细。露天的帐篷下，一张张四方桌一字摆开，一条条长凳子黝黑发亮，人们围桌而坐，尽情享受吃喝的快乐。男人行酒令，将大桌闹得天花乱坠；女人尝菜品，笑脸如桃花般灿烂；孩子们在人堆里钻进钻出，惘然不顾满桌的美食，图的只是眼前的热闹；老年人抽着烟，点评着每一道菜肴，向厨子投去了赞赏的目光。若是孩子的“百日宴”，人们会撩起小被头，把熟睡中的小粉团亲个遍；如果是婚宴，着红穿绿的新人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或嬉闹，或打诨，声声祝福洒满了乡村；就算是丧宴，悲痛之中也隐含着安慰和希冀，毕竟斯人已去，人们的生活还得继续。厨子站在凉棚下，打量着欢快的食客，眉头舒展，满面春风，所谓的满足感，就流淌在一目了然的笑容里。厨子的社会地位也是由这些飘香的村宴塑造的，人前一站，步子稳当，胸脯高拔，“老师”这一敬称不请自来，若是有人对某道菜念念不忘，厨子会欣然把话题拉长。

厨子是人们敬慕的对象，“有钱没钱，落个肚肥腰圆”的俗话，把重视吃喝的社会本真描述得透彻。人们离不开吃喝，乡村也离不了厨子，一道菜品，只有经过了他们的手，才能出落成淳朴的佳肴，才能飘香万里，让远行的人魂牵梦萦。

新书架

《海昏侯刘贺》

陈曦

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，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，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《海昏侯刘贺》是第一本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。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，结合出土文物，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；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，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，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，既是时代造就，也是性格使然。伴随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，第一代海昏侯刘贺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。刘贺由昌邑王入继大统，在位二十七天被废，后再被封为海昏侯，直至生命终点。他短暂的一生是西汉武帝以来宫廷政治斗争的缩影。刘贺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导致了悲剧的结局。

绿城杂俎

三门峡天鹅湖

高玉成

观光的主要行程安排了。

冬季的早上，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。摄影爱好者们早已聚集在湖边，架起照相机，静静地守候着；为了捕捉天鹅最美丽的瞬间，他们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冷了搓搓手跺跺脚，饿了啃口面包干粮。透过炮筒般的长镜头，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天鹅的每一个动作，不管是闲游的还是静卧的，起飞的还是降落的，都被他们收入镜头。而那些用手机拍照的游客们，更是大快朵颐，咔嚓咔嚓照个不停，还互相交流观赏着。

三门峡天鹅湖与市区是连在一起的。当地朋友不无骄傲地说：每天有这么多天鹅在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头顶飞来飞去，真是好荣幸！但这也不禁使人想问，天鹅为什么会选择在三门峡过冬？是气候适宜，还是食物链充足，或是生态环境良好，三门峡人友善？也许各种原因都有。但有一点应该明确：地球是人和其他动物共同的家园，都应有各自的生存空间；保护生态环境、保护自然生命就是保护人类自己；如果过度开发自然，有朝一日其他动物都灭绝了，那么人类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！

希望三门峡天鹅湖能够永远飞得来、留得住、长驻下去！

连载

呢，你自己挑吧！”

许爱接过购物袋，翻了翻。

“幸好我们回来拯救你，否则林大才子明天再找你干活，你就是个饿干巴的柳条了。”蓝蓝说着，又问小雯，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我没胃口，不吃了。”小雯伸手拽着毛巾被蒙在了脑袋上。

蓝蓝眨眨眼睛，用眼神询问许爱。

许爱拿出一个面包，又拿出一包榨菜，一盒酸奶，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

“我这里还有鸡腿！”小秋又扔过来一个袋子。

许爱也不客气地接过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她根本就没吃东西，肚子可不管她心情好不好，已经抗议了，可是又不去食堂，只能将就了。

“今天逛了一天的街，真累，明天还怎么去爬山啊！”蓝蓝坐在床上，一个劲儿地捶腿，“小秋，要不明天咱们不去了吧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早就答应好的，临时变卦的话，以后有活动，谁还带咱们啊。”小秋摇头，也抱



着腿坐在床上揉，埋怨她，“还不是都怪你，非要买衣服，买完衣服又买鞋，买完鞋又买吃的，腿都走废了。”

“我这不是想打扮得漂亮点儿，找个男朋友吗？没准明天就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了呢！”

“那更应该去了！据说有几个帅哥是单身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赶紧去洗澡，回头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点儿起。”蓝蓝腿也不疼了，三两下就收拾好了东西，匆匆出了房门，奔着浴室而去。

小秋也跳下床，拿了东西，一边喊着等等我，一边追了出去。

虽然每个宿舍内都有浴室，但是集体浴室高端地配了搓澡的师傅和按摩师，她们奔着这个去的。

宿舍又静了下来，许爱放下吃了一半的面包，又躺回床上。

明天她一早走了正好，她可以陪小雯去医院。

她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，蓝蓝忽然又推开了房门，跑到许爱面前，一把将她拽了起来，怪叫道，“爱爱，隔壁宿舍的姜涛说林深和程妍妍在一起了，这是真的？”

果然不能说谎

许爱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一时间觉得眼前发黑。

林深和程妍妍在一起了？

“喂，到底是不是啊？他们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和林深呢？”蓝蓝抓着许爱的肩膀摇晃。

许爱勉强定住神，推开蓝

蓝，“应该是真的吧！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呢？你不是和林深才是一对吗？程妍妍算哪根葱啊！”蓝蓝急了，“姜涛说得有板有眼的，说校园网都有人登了他们的照片了，举止亲近，说是在一起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，你怎么能不知道？”

许爱也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，摇头，“我也是刚知道。”

“你……”蓝蓝瞪着她，似乎终于明白她今天怎么这副样子，一时气愤不已，“这三年来，你对林深如何，我们有眼睛，可是看得清楚，他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？”

“爱爱，林深真和程妍妍在一起了？”小雯也从床上起来，看着许爱。

许爱最受不了这个事情引发而来的关心和眼神，她扶住额头，“喜欢是不能强求的，人家只是不喜欢我而已，喜欢别人也不算忘恩负义，我为他兼职工作，也是拿工钱的。”

“关键是你拿那点儿工钱和你的付出不成正比！”蓝蓝恼怒，拽许爱，“走，我跟你去问问林

深。没他这样的，如今要毕业了，要高飞了，难道就傍上高枝要甩了你？程妍妍家是有钱有势，可是你有才华啊！”

许爱避开她的拉扯，“蓝蓝，你明天不是还要爬山去吗？赶紧去洗澡休息吧！”

“出了这事儿，我还怎么爬山去？”蓝蓝似乎要哭了，“从踏进这学校的大门，你喜欢林深，你们的爱情就是我的目标。我都快没目标了，还怎么爬山去找男朋友？”

许爱本来心情极差，闻言顿时哭笑不得，无奈地看着她，“蓝蓝，我们这哪里是爱情？就是我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单恋而已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林深明明喜欢你！”蓝蓝大叫，“这三年，你就差捅破窗户纸了，形影不离，哪里不是一对情侣的样子？再说，正因为你喜欢林深这个执着劲儿，我才宁缺毋滥，以你为目标的，就是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，一直在找而已。”

“再像情侣，也不是情侣。”许爱无奈，合着她还成了耽误蓝蓝找男朋友的罪魁祸首了。

“再像情侣，也不是情侣。”许爱无奈，合着她还成了耽误蓝蓝找男朋友的罪魁祸首了。

“再像情侣，也不是情侣。”许爱无奈，合着她还成了耽误蓝蓝找男朋友的罪魁祸首了。

“再像情侣，也不是情侣。”许爱无奈，合着她还成了耽误蓝蓝找男朋友的罪魁祸首了。